

· 小说辑

· 朱家坟夜话

· 短剧辑

· 墙角夜话 墙角消夏琐记重辑

· 集外辑

· 附录

徐玉诺诗文辑存 (下)



秦方奇

编校

河南大学出版社

I216. 2/66

:2

2008

徐玉诺诗文辑存

下

小说辑

朱家坟夜话

短剧辑

《墙角夜话·墙角消夏琐记》重辑

集外辑

附录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163240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目 录

小说辑

编者说明·····	(356)
良心·····	(357)
一个可怕的梦·····	(360)
小土车·····	(363)
因为山羊的一段故事·····	(367)
锅腰老公·····	(370)
遗民·····	(372)
骆驼家·····	(374)
附:骆驼家 ·····	(378)
一个不重要的伴侣·····	(382)
行路·····	(385)
农夫贾林的死·····	(391)
晋家媳妇和任花婆·····	(395)
不能向下写的小说·····	(399)
梦·····	(401)
喜事·····	(403)
在摇篮里(其一)·····	(405)
一只破鞋·····	(408)
祖父的故事	
——在摇篮里(之二)·····	(416)
到何处去	
——在摇篮里之三·····	(424)

在摇篮里(其十)·····	(430)
认清我们的敌人·····	(433)
往事一闪·····	(435)
最后的记忆·····	(439)

朱家坟夜话

编者说明·····	(442)
朱家坟·····	(443)
李翠的故事·····	(446)
朱家坟夜话·····	(455)
后记·····	杜希唐(465)

短剧辑

编者说明·····	(468)
末日(独幕短剧)·····	(469)
微笑·····	(472)
赤足粗拳者之胜利·····	(474)

《墙角夜话、墙角消夏琐记》重辑

编者说明·····	(480)
墙角夜话·····	(482)
“人类圣迹”	
——墙角夜话之二·····	(484)
墙角夜话之三·····	(486)
墙角消夏琐记(1~3)·····	(487)
林黛玉与冯小青	
——《墙角消夏琐记》之十三~十六·····	(491)

墙角消夏琐记之十七、十八	(496)
三个死者	
——《墙角消夏琐记》之二十七	(498)
真正占便宜的人们	
——《墙角消夏琐记》之二十八	(499)
人性原来如此	
——《墙角夜话》之三十六	(501)

集外辑

编者说明	(504)
------------	-------

杂感随笔小辑

浪漫谭	(506)
从虫埠到夕城	(507)
叫卖	
——自己底诗歌之一	(511)
梦片	(512)
唔哇开刀	
——自己的诗歌之五	(515)
云破天清的月夜和麻化王的政论	(517)
海上的火灾	(520)
记一根弦的音乐	(523)

文艺杂论小辑

泉州旧存小说版刻目录	(526)
《霓裳续谱》一裔	(528)
山东的两个诗人	(543)
打击敌人，武装自己	(545)

书札通信小辑

泉州的民众艺术	
——致顾颉刚	(548)
《歧路灯》及李绿原先生遗事	(550)

通信	
——致周作人·····	(555)
陈州三日	
——致罗绳武·····	(559)
质问省文化主管部门 为什么轻视越调剧种? ·····	(562)
致徐西亚家书(43封) ·····	(564)
书序按语小辑	
林憾《影儿集》序·····	(594)
《申女》创刊号编者的话·····	(595)
会议发言小辑	
在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598)
怎样学习鲁迅先生	
——河南文联举办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座谈会发言 ·····	(600)
我坚决不服老·····	(602)
装死·····	(604)
连环画配文·辛自修互助组干的好·····	(605)
附录一 徐玉诺佚文存目	
编者说明·····	(612)
附录二 徐玉诺研究文献索引	
编者说明·····	(616)
附录三 徐玉诺年谱简编	
刊山书海辑书关键词	
——《徐玉诺诗文辑存》辑编纪历兼及现代文学文献辑录与编校 ·····	秦方奇(652)
小 跋 ·····	秦方奇(665)

小 说 辑

编者说明

徐玉诺 1921 年 1 月 7 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第一篇小说《良心》走上文坛,此后在进行新诗创作的同时,又接连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学灯》、《明天》、《骆驼草》等刊物发表二十余篇短篇小说。据徐玉诺回忆,这些作品“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来,三番五次嘱咐孙伏园,给我写信,让我把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自愿作序”。但他却“一方面是‘受宠若惊’,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与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深恐出版幼稚的作品,网包拾猪娃,露出蹄爪,损坏了虚名;自以为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头哩;不好爽快拒绝,诈以二十来篇新作正在整理,搪塞了你那深厚的心情与殷切的期望。”^①因而徐玉诺的小说除了《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外,其余的在他生前均未结集出版。建国的几篇小说则发表于《河南文艺》和《长江文艺》上。1958 年 4 月 9 日,徐玉诺逝世后,河南省文联为了纪念这位老诗人,才把他建国后创作的三篇短篇小说结集为《朱家坟夜话》出版。

^① 徐玉诺《怎样学习鲁迅先生》载 1950 年 10 月 10 日《河南日报》。

良 心

只剩这一间小屋子了，在这小旅馆里。恰好我和罗子客住对门！他是这城里有名的大律师。每天晚饭后，他常衔着枝三炮台纸烟，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这或者是他循例的功课；有时且忘神的，不期然的尽力一抽，才把纸烟夹在右手第二指及第三指的中间，脸上亦微逗出笑意，要是没有喷出的烟雾替他笼罩，那脸上的皱纹便可很显著的辨得出已成了凹凸形了。

我有时亦照着他行同样的功课——只减除了吸烟。他那微笑的脸上时常向我表现欲待说话的情绪。我就禁不住的说：“事好了吗？我的朋友！”他就很高兴的，很流利的说他在法庭的胜利了。我想着，世上也许少不了这个人，我也随便说出几句话来赞美他。这样长久着，我两（俩）竟成朋友了。

有一天，天还早着哩，罗子客气咻咻的从外边回来；头部充满着红血轮，静脉也涨的很粗了，只他短粗的呼吸，已足使他频频泛出的酒气遍布在一院予（子）的空气里边。

“今晚上还有礼物送来：鱼，鸭，咸腿，还有二十个三炮台！”他笑着向我说。

“是怎么一回事？”

他冷笑着说：“告诉你吧，朋友！两千块钱的酬劳……我在法律（庭）上辩护出一个罪人。”他心脏的跳动增加了速率，迫着他频吐断续的声浪。

“究竟那人是犯罪没有？没有罪，自然用不到你辩护；要是犯了罪，谁还能教他没罪呢？”我很奇怪的问。

他随便的说：“明明白白他是图财害命，但是在法律上已证明他无罪，大家都承认，法官也签字了！”

“你这样说，我更奇怪了！那人总脱不了他的罪。他总逃不了良心的谴责。”

我很严重的同他这样说，可是他的态度变了：冷淡而含着怒意。他说：“良心——我不知道！他亦有权威吗？——和法律一般么？”他的声浪益发短促而高亢。

我很缓和的说道：“诚然！没有——他不和法律一样有一条一条的能在人身上发生效力。”

“那么，我不有良心，不怕良心，良心该怎么样，我呢？”

我接着说：“良心固然没有条件，势力，教人怕；但是他居人的血脉系，呼吸系，神经系的中心，能够把持一切，支配一切。人都有个良心在心里。良心本不让人违犯他的条件，要是有时照顾不到，人们的行为违犯了他的条件，立时他的势力就到人身上，各系都失掉作用；——就是电信也不能这样快！并且再没有其他条件，势力，能够解脱这个势力，教人没有罪！”

罗子客静着一会，他在法庭上犀利的口才忽与他脱离了；以我主观的眼光看去，似乎颓丧地头渐渐垂下了，但是他的喘息依旧不止。

彼此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周围都沉静着。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在乡间住的时候——所接触的一桩故事：

有一天，在刚失罢火的农家的东邻，有一个半大孩子得了个很大可异的病。满屋子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以及一切有知识的人都证明他没有病；但是他瞪着眼，伸着腿，呼吸一息一息的短促，明明是死神在目前了。他的父母只呆呆的注视着；眼泪缓缓的流出，这是他俩唯一的慰藉。忽地他走起来了，颤一颤他的嘴唇，发出个断续的声浪，“我要说！”但是他又沉静下去了。马上又立起来，大声说：“爹！姆！我是已死的

人了。我只能活这一刻。我简单说，火是我发的，我是凶手……”把满屋子的人都发了呆了！只听他说，“前天我在村后玩耍，其时北风刮的很利(厉)害。我走近一个草堆边，心想把他燃着，风助火势，一定很好看的。我随时就从袋中取出一根火柴，下个火种。猛烈可猛烈了！一家的屋子快要烧着了！立刻人们都喊着救嚷着说：‘谁是凶手？打死他！’我怕了，怕我犯了罪，怕我犯了死的罪！我随机应变，见个小孩在那里拾柴，我就拉住他，说他是发火的凶手。大众盛怒之下，果然把他打死了。他临死的时候看我两眼；他的眼……那样可怕哟！现在我懊悔，……也不及了……他的眼光射碎我的心了。爸！姆！我……”声音忽断，待我看的时候，人们都哭起来，说 he 已竟(经)死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原载 1921 年 1 月 7 日《晨报副刊》，署名玉诺。

一个可怕的梦

能好^①是个梦吧！……梦！……梦！这是五点半钟时候，我已证明了——呜呜的，是督军署的鸡鸣整队号；并不是骑兵直（真）来冲锋的。我的母亲并不在这地方，这仍然是开封城内，我平常住的一间校舍。哟！我再幸福不过了。我从这里打出来！醒觉后，收收我的荒（慌）汗，我开始定神，去细细品听的时候，我还觉得那焦灼血腥的气味，和那冷笑的杀声，在我周围鼓荡。我还记得吗？这个可怕的梦？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我赤条条的，立在一个新筑的土寨上；这道寨墙到（倒）有三丈高，两丈厚；周围着我们的村庄，到有十五里长。大约是七八年的成绩吧！那千百个农夫，正在寨外下边，奋勇的，向上迭土；仿佛黄河快要溃决，即刻就要造出大堤，当（挡）那滔天的浊浪一般。这时候，我只顾凝想着：“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田地都被抓地龙布满了，不去锄他，来从事这不生产的工作呢？”实在顾不到惊奇，赞美这个壮大的工程；但是水的水，土的土，百般匆忙中，没有一个人闲着，给我机会，告我说一个明白。我正要大声的，为这个招呼；农夫却呆着向东望；有一队骑兵，遍地，鼓着进攻的喇叭，直来冲锋。我惊慌极了，想叫农夫们赶紧逃回寨；但是一阵卷地黄风起来，地球摇着，霎时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早滚下来，硬躺在土堆上，止不住的，用力握我的两拳；只剩我心的最深处的一点儿，在那里微微的颤动着；我想着，我要早拜别我的

① “能好”，方言，犹如“最好”。

一切爱人吧，我是已死的人了！这时候，只听我的母亲，哭叫着：“孩子，不要怕！……孩子，不要怕！”从远处跑来。伊失神的，走近我身边；把我抱在伊的怀内，伊的左臂给我枕了；伊声带颤动着，说：“舒服些儿吧，我的孩子！不要怕！你也不像那女孩儿一样，咱也没有得罪他，你怕什么？他们总替统领办事，为的，不过是几个钱；现在咱家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也是人，心是有的。他们也有家，他们的爹妈待他们，也跟我待你一样，是很亲的；要是他们的兄弟姊妹，被旁人打死，他们也是很难受的。不要怕，我的孩子！我会同他们说，哭着哀告他们；他们能不容我说话吗？实在说，咱家真没有他们再要的东西了！只剩一个老母牛，前几天，寨破，也被他们杀吃了！”伊一面说着，一面用伊的右手，一来一往的，布展我的咽喉；像是难受极了，又用很低的声音，说道：“好好，把你的气出来吧！我的孩子，不要怕！他们要打死咱，做什么？”伊的眼泪，滴滴到我的脸上。这时候我少微镇静一点儿，我正要试一试，运用我的口，说“我……”那寨外，唧唧嘎嘎的，悲哀的声浪，带些血腥气过来；我想着，那些工作的傻农夫，一定是都被打死了。我还没有转转念，雷一般的，一阵暴火，又从寨内起来，立刻黑红的火炎（焰），充满了天空；浓带着焦毛气，和烧烤气。我又吓得不知是怎么了！只听我的母亲哭着说：“恐怕，你那可怜的寡妇嫂嫂，也是没有了！我真……”伊定一定神，不再作声。一会儿，伊惊荒（慌）失色的，说：“来了！……来了！……”拉着我就顺吃土的干坑，向北跑。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我俩都像小羊一般的，偷着跑；这把脊椎曲伤了！这时候，我不像那样迷了，我急需，就是找一个地方，把我俩藏起来；但是没法子极了！只好天上有一根绳，垂着，我能攀援上去，和这世界脱离关系吧！后来，我的母亲，找到一些农夫剩的干草，可是只能盖起一个人。我拉着我的母亲，我告伊说：“妈妈，你盖底下吧！你得救了，也不枉你养成许多孩子！”在这千钧一发中间，伊只是不肯；伊就把我强压到地上，用干草盖起来；用伊最后绝望的声音，说道：“快快的，安静下去！像我样大的老婆子，活到究极呢？死了好！只要留下你，后来，你能跑到外国，活着，也算我家有了一条人根；到了平安的日子，你也会回来，拜拜我们的骨头，我的鬼魂也安心了！”伊说罢，假装着找菜吃似的，坐在旁边地上。我只好不作声了；

并且怕草露出了我的身子，连胡苏^①也不敢发。只听我的母亲，口内喃喃，止不住的说：“我的孩子，是没有一个了，我也就没养成女孩儿。我也没有钱，也没有东西。上次您来，我还有一个老母牛，您记得吗？在那屋里，我煮着，教你们朋友都吃！现在连一头老母牛也没有了，只剩下那几亩田地，那是没法给您的，您看，我手上的顶针，是黄铜做成的，不是金银；论值，也不上十文钱，您要这做什么？我活着，也不过侍奉您几天，我还会想什么，请您可怜我老婆子吧！”仿佛是伊预备对丘八爷的话，恐怕忘却似的，反三复四长长短短的念着。我真痛苦极了！这话字字音音，都像针锥一般，直刺入我的最深处！我又可怜我的母亲，伊并不是不想活着，这样做，不过是爱子心切，没法子！我正在难受，忽然一阵马声、枪声响起来；母亲念佛的声音中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浑身颤动起来；只听见，讥笑的严厉的声音，说道：“哼！这个土匪，藏在这里，请出来吃点心吧！”我想着，我是活不成了！我要发我最后的哀鸣，呸！……

打一个寒颤，想过来；汗滴滴的，好像才出锅的面包。哟！这个可怕的梦，我还记得，我永久不能忘，把我的百般可能性，都摧残了！今天起床，我要正式的告我的朋友们说：我们在这个城里生活，每天必须斤半“以太”吞下，免感觉这些做害梦的引子！

一九二一，一，二〇。

原载一九二一年二月五日《晨报副刊》，署名玉诺。

① “胡苏”疑是“窸窣”的别用。

小 土 车

一九二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辆小土车连些破麻袋旧席片在龙亭湖的近岸漂浮着，反映着红鲜鲜的阳光，看着十分鬼怪。一群小孩子先惊奇着围在岸上，后来一位教师和一群淘盐的工人也走到这里。

“谁的小车！谁的小车！”五岁大的一个小孩，嘲（吵）着，现出高兴的样子。

教师问：“什么事！”

一个十二岁的小孩说：“也许是这个小车散解得不能用了，人特意放在这里泡泡呢。”

“不！那样说，他为什么不把垫子取下？……并且这里多么高的崖头！”一个小孩说着，皱着眉峰，现出深刻思索的神气。

教师迟疑一会儿说道：“你们看看这轮子过去的泥迹，这样曲折，一定是一个疯子或醉汉迷迷糊糊的把小车推掉在这里。……恐怕还有人死在这里！”

末尾一句话说出来，把孩子们吓得闭着呼吸，失神的向水面上看。微微颤动的麻袋席片，闪烁着不可测的星光；仿佛是什么怪物在水面下拨搨^①似的。一些工人用他们的捞耙，伸下水去探索了好一会，也没探出什么东西。一个工人涩涩滞滞的向教师说道：“是呀，先生，这几天正是好些人要寻绝路呢。这个大长的荒春，也就实在难过；出个死力还换不来一个饱，甚至于连出力的地方也找不到。唉！我们……”

① “拨搨”似应作“拨动”。

又一个工人，忽然打断他的话头，很悲凄的说道：“我同院住的一个妇人，因为她孩子哭着饿，昨天投井了，被人救出，没得死，现在还在那间小屋里地上躺着哭呢。”

“这大概不是那样一回事；因为……”教师说着，现出愁苦的样子，又向工人问道：“你看这辆小土车值多少呢？”

一个工人答道：“买新的去，像这样一辆小车，许得一千二百钱；可是按古董拍卖，恐怕连五百钱也值不上！”

教师接着说：“那么你们想想……我们生在这个世界，要有耐心，支持一天算两晌……那五百钱还可以活几天呢……”

他们正在谈论，忽然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慌慌张张的跑过来；穿过众人，失神的向岸下寻（巡）视一会儿，声带颤抖着说道：“是！是是！可怜的老人哟！可怜的老人……你怎会走到这里！”说着极其难受，一些人也都沉沉的注视着她，仿佛这件惊奇吓人的事情，都要从她口中倾倒出来。

“说起来这个老人，你们都知道，他现在已经六十五岁了；他叫罗斗，人们都喜欢他，尊称他叫老罗斗；他天天在街上走着，他是推小土车给人家搬运物件做生活的。

“说起这个老人，真可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已经在我家饭店里住十多年了。也没听他谈过爹妈的事情！大概是他不喜欢谈家乡事情罢！要是我一时问到这里，他就胡拉八拉的说起他在街上推小土车的高兴事情来。他是个孤独的人，除掉街面上一些小孩子，他真是连一点瓜葛也没有！

“但是他常常是喜欢的。自从他来我家一直到现在，我没见过他一点不喜欢的样子。啊！前几天的一个早晨他还笑密密（咪咪）的把土车推出来，他那神气……当七八年以前，这城里马路还没修齐，那时候小土车很兴盛，满天都有他搬运的东西。有一次夏天，炎热而又刮着黄砂（灰），这真是做活人最不耐烦的天气。他回来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我看他那神气真是疲倦的不堪了，那褴褛的汗褂上也止不住的向下滴汗。我告他说：‘快些坐下歇歇吧，恐怕教你累坏了！’他笑了一笑，说：‘不要紧！’他就慢慢的，从土车底下麻包里把竹根做成的一枝烟管

取出来，装上一些烟末，就炉火尽力的抽起来，这是他的惯例；他并不用钱买烟，他常常把大烟房里废弃烟叶拾些回来，弄成细末，藏在小布袋里，一次，就够吸很久了。我尝趁个机会问道：‘你天天推着这辆土车，你觉得高兴吗？’他就很爽利的答道：‘那自然是！’他不待我开口，他就又指着那车轮子说道：‘只要他会在地上给我旋转，那么，什么事情都好了！’我又问道：‘你觉得，你所推的什么东西都是轻便的吗？’他说：‘不一定，今天我要把一条大梁从车站运到十里外的一个新建筑的地方，那不算轻便呵！但是那轮儿给我转起来，不费什么可已经做到了！’这个老人心里，又忍耐，又平安；他觉得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就是一块石头压在他那肩背上，他也感受得那石头的厚意。有一次春天的晚上，他从街上回来，望着我，他止不住呆笑；我再想不起他占了什么便宜事情。

“我问他好久，他才告我说：‘旗纛街王公馆里小姑娘，要把一盆将开花的牡丹送到马道街她姑母家去；她坐在我的小土车上，把牡丹花抱在她怀里。她不过五六岁，她紧^①着，她笑着；她同牡丹花一般大……你知道我推着多么高兴啊！我只愿这一辈子，永远在春天，她永远不下来，我也永远走不到马道街……’那老人，他真没有不喜欢过，他对他的职业是永远有趣的。

“他所走过的地方，常常有一群小孩子跟着。有时他把小土车放在街口，预备歇歇吸管烟，那一群小孩子马上就把他围起来。个个拿些竹子，请他做叫子呢。这个城里所有的竹叫子，大概都是从他一手做出来的。

“他是个小孩子，他又喜欢和小孩子们在一块耍，在我家也是这样。我有两个小孩子，他们都很喜欢同他耍把戏。他又很会说些故事，他是老住在那锅台夹道里，他每夜常常一直说到我们都睡到梦里去。

“啊！那个老人！他是个穷人，他始终没有打算到钱上；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天天要劳苦！他头一天到我家饭店里，我就问道：‘客人，你吃什么饭？’他笑把一串子钱给我，教我随便给他做，我简直不明这是

① 此处似缺“抱”字。